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四

燕書二首

明宋濂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於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

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况敢爭乎公解顏曰寡人馬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說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人勝之其故何耶子俞彌曰文王

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
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粲然見乎色曰大夫言
固善如儀臺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
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
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急爪
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悉剝
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

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毆弗毆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

瑕惠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
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
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珣者後宮千人旦謳暮酣惟日不
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
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
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
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
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

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雁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
曰具區之澤百雁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雁奴
環巡之人至則鳴羣雁藉是以瞑澤人熟其故熱火照
之雁奴戛然鳴澤人遽沈其火羣雁皆驚起視之無物
也如斯者四五羣雁以奴給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
雁奴不敢鳴羣雁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
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擊人不當如是哉於
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

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
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士
乎

言命

方孝孺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
之說乎窮乎天地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
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余亦
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

人執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
薊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為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
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
而蔬伏其中萎蕪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為葦
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
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于封植進取
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于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
於貧賤者勝于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

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懲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
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
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
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
汙萊而理之也姦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
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
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舖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
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

之灾祥豈無短折困貧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
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而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
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
生然其命之出於天者豈無福壽康寧者乎亦卒乖戾
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
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而不然而不然而不
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
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

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過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園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擇遜

羅玘

於乎自夫父有殺其子者則父子爭國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遜國者遜為吉而爭為凶自夫子有弑其父者則父子遜國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爭死者爭為吉而遜為凶是故遜君子吉德也在小

人為凶爭小人凶德也在君子為吉古台陳廷幹問遜齋之義余作擇遜以貽之

審力

羅玘

臨川樂鳴殷出知宣城縣行與羅子別羅子揖而謂之曰昔秦武王將脩宗廟之薦為鼎者三上千鈞中百鈞下十鈞進羣臣謀之曰寡人欲置是於先王之廟必眾人舉之恭乎必一人舉之恭乎羣臣伏思之對曰必一人者王於是下令國中者曰有能舉千鈞與車百乘百

釣十乘十釣一乘烏獲過之睥睨焉舉十釣者獲車一
乘歸舍人尤之曰咄何不舉千釣而獲百乘也不然亦
百釣耳獲曰不然獲非難于千釣也顧獲之幹固衆人
之相差爾而王亦奚信邪王如愛其鼎疑獲之折其足
也改而收其令而以衆人舉之均之至廟而已爾獲雖
欲一乘且不可况百乘乎居三日善飲食之進而舉百
釣者獲十乘歸又居三日益善飲食之進而舉千釣者
獲百乘歸卒如獲言秦人於是知獲不獨其力也其用

力亦已審也。今宣城子之千鈞鼎也，慎而舉之，積信而待之，無欲速焉，不如獲之。獲一乘以至於十乘，十乘以至於百乘，吾不信也。嗚呼！殷喜曰：吾茲從事于審力矣。

黜諛

劉鳳

爰有鼓頰佞夫，翩妍小子，學未究于通，方未成乎一藝，競煽浮澆，豈類宛丘之蕩狎，遊朝夕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胸臆之見私，為標置橫相，詆訶非子真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

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馬識顯陵之
字輒欲較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凌黃妬白瑕類
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於言外
或銓流失次託諷刺於辭間或藉彼文雄因其品目勢
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抉摘同異亦已
蝟興致亮拔盛才翻為塵點沖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
伯不甘於見夢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
座隅接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敢

為宏論瑣茲賈豎特肆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
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歆艷名華慕戀聲哲忘其
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缺于青蠅亦可為笑資於
談苑也溺于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於流俗
番番小子厥匍匐而爭趨襁褓之內皆謂童烏巫史之
兒悉稱幼達視前人為蹊徑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
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為之欺父兄而取憐鼓庸愚而
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讓始其風獨

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沈鑠斯盡陵
遲迨今謂之何哉覆波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噴議繁
興而在握之珍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
素詠歎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乃復揚斯孤奏
千載之魂尚申悲於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於劉歆故
知懷絕俗之見者不旁採於衆謀守獨定之說者不遍
諮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黃雲而儷曲度
幽蘭以齊潔荆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慎履 宗臣

予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憤憤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譬之持壁焉全則壁不全則瓦矣其戒慾也譬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譬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

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
向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
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逋賦侵畝儒服跽
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
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噓朝酩
夕酩蒲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
也日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支
敗面桎梏囹圄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一

志苟得餼稟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遊於郊也人靡不爭覩之鵠鷗之鳴而聞之者掩耳而走客之山行也松柏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荆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閩不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于先達大儒名卿之為者其為麟鳳松柏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鵠鷗荆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况又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誠俗

宗臣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
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為俗所廢可畏哉可
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
以成人之道也今髻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
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
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
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

亟昏之鬻田聘婦殫家遣女佩環盈路繒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苦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為笑召僧供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聘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厦

廣室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為之先者乃不得咫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庖羔羞醑雲縵而為之先者則尋常羹豆之設而無所加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世俗者而為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為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效法者

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之者也
諸生內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之長老子弟而稍稍
習其說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古禮雖
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在二三
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國勢

張居正

國勢彊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
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

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偏虛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彊而病眩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為國務彊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

使滋蔓蔓難圖矣

製器 張居正

今吳中製器者競為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為巧也今之任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騫為拙直任事之狀以為善宦之資是以忠為詐也嗚呼以巧為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為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為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為詐其術不可闕也

語言談 張獻翼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訕謗之類是已有市井之言如
災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
已老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為
良人不以善言為賢况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
言乎苟類斯言不為下流則為市井吾望汝曹為才子
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歇後語可鑒也然
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察焉者芻蕘與狂

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如孺子之歌夏諺之類是已下流訕謗市井貨利誤聽之不覺喜談而樂道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尤不可不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于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詞驗其誠不誠也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為俚鄙頃刻成篇播滿人口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己損德不少君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

害至此而不為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
汝曹幸所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
言况俚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為杞人之憂漆
室之懼予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嘗云人有一言涉于
虛百行俱隳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富者勿
談己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己之贍足似乎
有所侈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妄談
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沈淪蹉跎事遇失

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間適瀟洒之客勿論隱顯
貴賤盛衰及風塵除目中事恐妨其雅懷且乖雅道自
負之意遭俗客世人當隨時應答勿引丘壑烟霞詩章
丈翰事恐拂戾其情語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已曾懷恐誤觸人之忌犯人之
諱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之情話情話豈概施者
哉蘇瓊字珍之清河太守道人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
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每見談問玄理研

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路何由得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
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馬人曰臧氏皆有
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
兆馬孺子容立三年而為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
大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
言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顏子淵成童
學孔氏之門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

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為辨挾計懷詐以
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臨終告
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
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
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書量既并包文
情亦浩瀚陶淵明聞流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秋稻已秀
翠色染人時部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李
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

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戴顓春攜雙
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
吹汝知之乎周旻語常帶華藻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
間生無數牡丹花矣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
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
聽左丞擅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麩堆
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李白與
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

榮花之論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昔人在傭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曰子若無言我幾失子矣太真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

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言談如是斯無惡於言談矣予
從弟鳳文廷儀輩謂予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
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浮巧 屠陸

甚矣人之好附而趨利也史言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
齊迂怪之士爭搯腕言有神仙近世為甚當塗好趨奉
則爭媚色軟言嚙啖奔走以進當塗好財貨則爭與金
輦玉納賂通賄以進當塗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繩

趨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
言泥洹羽化虛化空無寂機鋒玄解飾有道氣象以進
當塗好功名則爭談黃石素書五兵三略攘臂請纓南
征北討作英雄面孔以進當塗好簡朴則爭敝車
羸馬麤衣糲食內或多慾外示清真以進當塗好詞賦
則爭誇雕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以進
水石幸投椒蘭遂媿因緣梯媒獵取榮利一旦時移事
改大謬不然矣見貪婪饕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為溝

壑黃昏閉戶白晝攫人擾擾熙熙有同牙儈見清淨介
特者得利則麾斥問遺許首筐筐矯亢詭激始立名
高而徐收其厚利及一旦器窳誰無耳目人可欺乎見
建言者泰山北斗位望隆赫則脂韋而效姜桂軟曲而
勉骨鯁爭伏闕陳言犯顏批鱗冀得一嚴譴而去淒涼
一時榮華無已是何此時龍比之多耶劉向與欽永同
朝劉蒼與李栖楚共列魚龍砥玉溷而不可復辯世道
人情日趨浮巧可歎矣

務真

屠隆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鷹角寥寥哉代
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龍比
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
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贋
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
鉞登壇目無先詰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
皆龍比人物以為大丈夫之事止於此而已不勝其脂

韋繞指之心頭頂綸中手揮玉塵慷慨自許不曰隆中
卧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竿之下亂矣談
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
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
魚目以為珠飾玳瑁以為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
無亦務其真乎

代石言

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

曾作謠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災道民
欲存開闢之峰比救唐時之松尤為急切故向既垂涕
而道今可無髮衝冠而談不欲默一也况貴人向頗有
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
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謂獨夫若苟懷小
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
觸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痼愈
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

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
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
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
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
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
貴人見愛為寵寶異諸君以為石乃公物壘靈山之假
何妨取靈山之真不知石是雲根苟剪一片之雲寶奪

一峰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盡徙而龍亡
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損臺浮石今則挖掘心胸始
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侔良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
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鎚鑿車轉
山鳩衆如虎而如雲損挿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
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剝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已實不
遣而暗利土人之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
之唾罵故土人有天坍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

歡之說是猶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
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
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
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挂意獨不念己身富貴之由
來乎己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
石迷樓窮奢極慾神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靈鷲山
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
若不聞我等衆峰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

崩我身絕我脈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
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
而與壁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時朔
望祝願萬歲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
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間鍾靈峰諸大夫士庶
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
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伸清議倘然膚剝如
救頭然泣血謹告

彈陶

黃道周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弘景名崇矜飾志圖
清傲本疎上懷豈荷直職臣按弘景委雉道成遂總奏
記兔園之筆斯濫鶴禁之澤寧歎爾乃遡羲求陰疾趨
避景諛詞青苑搔首朱門夫東方朝隱矢諫於上林巨
靈見精重懲乎土木豈有遐想巢雲近阿葉怨扃戶
掩扉而明雅尚及其舟棹遄征車帷載道徘徊臨水傾
踈盈朝雖蹠二疏無方兩福既而蕭鏗被難故主就沒爰

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之非幾言而贅矣若夫
蕭衍攘主齊祚云移邏將之稱甘露刺史之見騶虞淫
士市招佞臣鼎沸雖寒越薜蘿饑捐芝瀝未足以望
徑闋風問津員嶠遂乃薄沅烟霞大飾塵垢五集識文
皆成梁字先脩賀表進之於朝夫道成相諮未衰叔達
而句容行邁更遠東關諒久約以圖禁何前高而後佞
也如謂天子故人廊巖同慶未聞牛牢脩書於丈叔德
操奉表於蜀后且晝日三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別

貞女詎有肥遯之逸民而踵懷清之寡婦日煩營構動
稱勅書言之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案真誥華陽昔為三
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既為二許攸棲未煩晉主之牘
率皆道齊玄北璞隱無名今三茅雖憩包山上為貞伯
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宸弘景不應濫竽茲土且主清
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廁王弼之迷易
象屈為司門臣按弘景偽為冊文私錫徒弟妄傳真誥
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踐王弼之更豈特外益醫

方有殘蛆命下經鄴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玄牒

需正明刑

責和氏璧 黃道周

曼倩好張緣茲見輕乃責和氏大攄矜激時和氏辭上
大官璽侏儒謂之比大不敬乃晦其文作答客難曹公
暇日求覩斯什爰赦劉禎使誦其事禎曰非惟臣亦有
之凡物德不足以潛而投色於寶其命曰淫德不潛不
足以光而見青於陰其命曰蓄能不擇主緒貨而輕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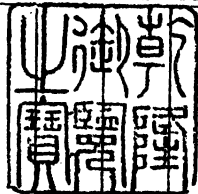
命曰胥靡知不足以衛其親奔罰而嫁誅其命曰有尤
之妖若夫磷石夜明已革庖羲之朴枝斯西錫下發重
鎧之藏青鳥遠卻於白環赤爵謝飛於黃玉苔華名勒
伐國之姬天智聲傳戢身之瑣鎬池君四世之靈先昭
於上時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於西河積寶如山非徒
粲衣之夢雨金在櫟兼申灰葉之威爾當其時入質詐
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樸信欵中之見疑而蘊美之就戮
用當遠跡溷塵椎光瘞采襲以千斲樞以層崖使繒網

之下羞寶石於陳倉而燔燎之餘恣玉籤于秦霍爾乃
處不守藩宇無寧土凝雪之膚靡而欲蕩雄虹之氣結
於上蒸使夫僂佻之徒窺如樓於積紫抵熾之革污圓
景於表途所謂冶躍金而不祥暗投人而見怪固外眩
者之中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關既抵章臺斯
戾過以功掩亦在於茲爾復冥然顯不能革罔異飾以
自華使賤目而致絀象負薪之脩明蒙垢而列姬銜宴
之穴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麾焉固其宜也入則妬之豈

為美哉以至於淫朋既宣明庭下棄載道無遲遲之心
循牆有偃僂之態轉匪石而興歌樸同聲而共屏爾於
其時宜痛自礪亟剖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碌
碌無竒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衛足冒塗謝於
荒葵之智亦何其為善而名亦衰為惡而刑亦邇也
於時塊處將及半世再反其庭三更其主馳驅之士踵
與心而相讎遊閒之徒舌與脢而俱弊然而竟無噓灰
之祥候續之氣動異象於牛墟發榮光於河際可以釋

於衆中卓而自著者也夫當其向進之始投知之際捐
斥峰區揮揆菌薦訣雲寢辭巖殿須弘璧於東序要
巨貝於西皇燥色上射燦氣下族方使蒼夷之使盥而
授圖戴理之精呈於蘿席及於觀聽盈庭皇宰在列
忽焉自祕等於頑質卻白日而寢光揚圭海而乍竭燕
石嘻舞於鄭衢玳珠躑躅於他山使夫蒼巒為之憤衷
林莽為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
之有莫贖之寃生我有無聞之歎自貽伊戚不亦羞乎

夫磁石揚神於外使方諸浹液于玄池苟寸瑜之足收
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寞於孤知傾國之姿
取憐於泣血使夫飛鉤著膊獨擅吳冶之靈驚鹿露壇
自邁列星之價哉由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攷其
為累不如土石於是劉禎指所磨石作而歎曰夫石出
荆山懸岬之崩毀之而不加厲譽之而不加瑩今世硯
礪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存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

七十五至
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施華

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時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躋拏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

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碁破窒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竒要厄相刳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彊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

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篆勢

蔡邕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

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頰若
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紛緼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
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
冰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
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
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擣

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
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隸勢

蔡邕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
象有度與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鉞列或砥繩平直
或蜿蜒謬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簴

設張庭燎飛煙嶄崑崔差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
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
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
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字勢

衛恒

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
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
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恭尊
以垂穎山嶽差峩而連崗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
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
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
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
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宜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

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
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
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
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黠點點黠狀
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佛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
據槁臨危旁點邪拊似蝸蟪搗枝絕筆收勢餘縋糾結
若杜伯捷毒緣熾螭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
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

時從宜略率大較髣髴若斯

隸書體

晉成公綏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之後嗣存
載道義網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紀時變巧易古今
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
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
彪煥磔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
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引

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
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
翰彤管電流雨下電散點點折怵掬挫定案續紛絡繹
華藻粲爛網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章
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墮法殊好異制
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掬繾綣結體刺
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蜒軒翥鸞鳳翱翔橋翼欲去
或若鷲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

之鬱若霄霧朝升遊煙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
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切難詳聊舉大體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
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畢脩事業並麗蓋草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
翼未發若舉復安蝨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
歛奮覺而桓桓及其逸遊胥蠻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

其轡海水容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
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
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繞窈廉
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
嬉其間騰援飛颺相奔趨凌魚奮尾蛟龍反喙投空自
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
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
彥役心精微耽此文獻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

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
放手雲行水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
竒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操運
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書品論

梁庾肩吾

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
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
體之竒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

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崿間起瓊山慚
其斂霧漪瀾遞扶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
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直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珠珮
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
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鈿詹尹端策故以迷其
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聲音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
之不傳是以鷹爪舍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蕙
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

勢煙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
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
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聖草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
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
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
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
之上

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唐顏真卿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
史於時在裴敬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
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
即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
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敬足下師
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幅亦嘗論諸
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
月餘日因與裴敬從長史言話散却迴京師前請曰既

承兄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妙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

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
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
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城不令
其疎之謂乎曰鋒為未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未成畫
使其鋒捷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
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畫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
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
角為間闊過之謂乎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

為牽為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
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
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
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
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
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
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覺之令小小字展
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

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蹟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辟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雖

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與倘有巧思思盈半矣
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幸蒙長史
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
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之
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
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規矩五者
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予
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功而

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岸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遂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棋經訣

宋黃庭堅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
求有力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
局之彊弱或占地或刑剋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
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
碁之所切無出於勝儻或局勝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
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必敗之道也碁之機
要多在外勢取局之要在於鴻漸碁有三敗一者欺敵

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取捨
不明三者無劫興劫四者苦覓竒行五者知微不妨六
者稍勝望籌碁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
棄之局中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
古之經訣皆述簡易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或逍遙得極高道自樂終局雅淡是其長也

書述 明祝允明

檢坎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理

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復改變知其至也適逮唐氏遵執家彛初焉微分爾我已乃浸闊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槩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徃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从瀾倒風下違宗戾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敗之可暇哂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顛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痛哭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

虞夔等輩可爾樞

鄧與餘人無足語吳興獨振國手徧反歷代歸

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

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

故當最勝克昌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耶

鄆康詹解鳴於朝盧

熊周

守於野

如滕公等尤多未遑繁舉非棄之也

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榦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

餘彬彬甚衆未則不暇二沈蜚燿墨林昌辰高步自任

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袞華抑在一時誠亦然

耳學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

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窗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覩爾

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儂浮自遠大雅危帽

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質明粧倩笑相對朱夏榜署紛

紆易於馳譽

孔易仲昭

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煙煤塞眼悉俗

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吏部

蔣

頗主沈雄惜乎不肯

自脫孔易掾吏手耳養正吾不知也

不知當時何以得列書苑

二陳

壁傷矜局登略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崑山衛靖少自

出塵趨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隸擅名斯

業既鮮不得與其後左參季相頗為青水

左贊與長沙公

李

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丰致

昌祺文貞

洎乎近代所稱如黃

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

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豪素迄今猶然荆玉一出而已

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猶而藝斯魯衛張

公始者尚近前規既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

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

有天駿者亦侍婢學夫人咄哉樵爨厮養醜惡臭穢忍

浣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迹妄冒誤人且為贅列

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閣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

者謂任道遜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

稀若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為近士瞻望

吳公

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烏貴
在起雅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吳并馬刑部

蕭黃門愈顯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徐放未劉趙吳蘇
馬亦未蕭自成狀

而近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慨舍文武而攀成康也

太僕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宋人并去根源或從

孫枝翻出己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

論乃其胸懷自意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六

以下擬類

擬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明王禕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
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勲
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勛庸

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廈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曩與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尚懋敬之哉

右命

擬周告齊請城王城

王禕

周靈王一十三年殺洛闢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母遠王室將營周居於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

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旣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
來禋於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
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為宅中有望於嗣王也
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
王室之旣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徵福假靈於成王成王
故罔敢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鬪王城毀焉以
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
一人憂思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國績在夾輔世有

勲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
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為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
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公之靈實寵嘉焉齊人乃
城王城

右諭告

擬晉文公請王狩

王禕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
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

職昭王制諸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為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者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勲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

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右諸侯告天子

擬齊桓公請成于魯

王禕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為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弛內而兄弟之國隳廢侯制外則蠻夷猾夏侵敗王畧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夷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僉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

在譬諸衣馬君猶領也網馬君猶網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弘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終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擬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王律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

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戒日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實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

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
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後無適
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
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
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
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
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宗慝黨
讐以奸先王之命而啟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

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右諸侯相告之辭

擬晉欒枝對楚

王律

城濮之役楚子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筮路藍縷以啟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既悔罪屈
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
德無厭復肆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
殆盡惡積懣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
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
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為報楚大夫必將
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寡君亦惟小惠是徇
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

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楚捷其猶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擬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王禕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思罪歲時修好孰敢有闕雖然敝邑之微好于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恩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

而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
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
禮以合好是以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於下執
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
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
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
變變而得宜固為正也執事若微惠敝邑俾行父得奉
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

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有厭數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右大夫告列國之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七

擬漢賜衛青璽書

明宋濂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於諸侯王上萬
方嚮風唯匈奴未款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
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

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
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草薶之且
虜逐水草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策其必有伏卒
有伏何以制之將軍預為備跡捕山間敵且盡乃為便
中國為敵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銳氣當一鼓而克
勿延期敵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蚤就進退惟
艱爾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敵敵
將孰滅哉間者敵入上谷殺畧吏民將軍擊却之右賢

王寇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俟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耄且數竒毋令當單于秋向高幕北風苦勁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擬二世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軍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

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
詐為二世答書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懇朕竊怪丞
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
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
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
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
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
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

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
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
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
私議干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
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
耶！夫讒賊者不可以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
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
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

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為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背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觀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

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
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呼斯之死固晚
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右璽書

擬南巡金石刻文

宋濂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王時白
麟顯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
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九疑鬱蔥天柱用登上凌峻

極直薄泰清眺望江洋遂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
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著厥靈貺民
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
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右石刻文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
二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

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篚筐歸於禹
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鐘討
不恭之罪蓋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
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國
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
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閔生民之未乂惻
然如傷念祖業之維艱凜乎若墜却遠方之獻不嘉有
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鯨流八人而姦邪並

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同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
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刑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
歸河隴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慝位在
凡卑實為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項因西川節
度使韋臯卒遂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
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
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
思感悔以酬恩反思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

神奪其聰礪刃拒賓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
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
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
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薄伐築室匪衆言之
惑負宸唯獨斷之明大衆啟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
事敢效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
駢脅者盡操闖戟蓬頭者皆垂綬胡霧合雲屯目蔽旌
旗之景波翻瓦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

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詐下井徑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趾鑿道以潛行烏突虵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闕不束身以就鑿更舉臂以當轅臣乃杖鉞誓師援桴率衆一麾而鬪心已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鵬之弓洞胸貫髀伏飛擊斬蛟之劍喋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

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
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
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蹶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
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傍抄獨
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闕於是錦江之諸
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
角初鳴守堦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
九却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公之績乃存其

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
踈網之高飛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
檻送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蜀
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
脅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
謠被王風而鼓舞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
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
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

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覩
茲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
錄上

右露布

擬擊邯鄲檄

宋 濂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
洽重熙至孝平皇帝藐在幼冲新都侯莽久秉國鈞潛
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怒刺骨有枕戈待旦者

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擣長安衆
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朗神祇為之舒鬯
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
子輿以惑爾吏民值魏亡賴子弟遂立為帝徇下幽冀
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翦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
子路刀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燁赫嬰其鋒者無
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
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

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擐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
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為
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
尚頸血濺地節解鬻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烏獸散
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內謳吟思之日
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
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戰之兵下河北之衆星

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
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臯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
下度人心傳羽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他日祀漢配天不
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右檄文

擬英布答隨何

劉鳳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

殆布為驪山徒無以折其辯故為所紿耳因代為之
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為漢王則可矣未
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獨為楚強哉夫
親裂地而定封者項王也視其弱強而改圖者市人之
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所忍為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
故仗劍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虞其反覆乎且生謂項
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安卧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

生視齊寧足為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
兵舉齊可萬全夫彭城之役項王未返寡人先期會戰
漢王必舍輜重跳驅適耳寧得壘睢水不流殲十萬衆
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以厚託楚也顧謂提空名生殆
不知所以戰也又安能知楚漢之弱強乎漢以義帝歸
罪於楚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鑿鉅
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
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祖上不顧者何如

也漢王譎諸侯使從己自強即無與楚遇遇即奔敗其
亡夫生所知相拒滎陽成臯間尺寸不得進父子暴骸
中野丁男幼弱悉發尚不補卒乘缺轉輸蜀漢之粟率
十鐘而致一間繞梁地楚輒覆破之閉壁不敢下一決
以此為漢強殆誰欺乎夫君之視父奚若漢王棄其父
若敝履於義帝何有而為之縞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
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
地苦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為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

謂非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
資漢耶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
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為亡虜捐已成之業復冀分於
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
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亦危哉所以為吾國社
謀也况項王為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
之漢王怛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
乘還奪之耳故為先生擇主不若主而事項王并力令

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右答說

擬富民侯傳贊 宋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
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太朴未散民命在天
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
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
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闢其欲而

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為散扑衰
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稚齒
而趣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民奸我利非賢盜我
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
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
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
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
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

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
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
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
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
也嗚呼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
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
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五
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

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民亂倫百途競新蚩蚩
民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
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右傳贊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八十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八

代荀卿與楚春申君書

唐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
事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
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嚙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

關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
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
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齊王多沽賢市
名達諸侯聞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
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
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
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潔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
何虞其蝎蠶之為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為齊

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
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
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
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
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
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
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奔臣如脫故屣臣之去
蘭陵豈不知相君之弃臣耶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

聲臣懟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
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
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
黎為火正光馱天下驚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
熊繹篳路藍縷以啟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
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
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
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

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
宮鞭楚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
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鬪猶以楚
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既踈秦
果為張儀計獻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
藍田之役丹陽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
死而尸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
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矐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

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事歷自切骨
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
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
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
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
雖深不為楚塹方城雖高不為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
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設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
根結枝布寢為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

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
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
脫李園既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
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况之望也楚子之幸
也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明楊循吉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答書於
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閤人持韓君刺

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
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
吏而讀之其言汪汪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
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
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
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為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強
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蓋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
忽將棄去為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為

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為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書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

而以一舉子蹭蹬居京師其地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
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
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
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
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佐已者
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
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在外
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

為比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
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
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為十數人焉
又積而為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
則謂賢者由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書無暇
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無設爵賞得而幸冒柄不在
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而不能為治矣則韓君
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若文嗟嘆累日而謂韓

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
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
十九日則又至馬閣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
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火之中甚而以
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
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
又日與章縫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
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

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為
哀窮憫饑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
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
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
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
是益不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
責毋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為書至門盛
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益稱自古先休

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便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而用之無左右之讒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諍無百執事衆喙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參

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
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
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
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
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
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
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
奸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宥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
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書序云三監及
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
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奸邪未盡屏斥
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擯
斥而有餘奸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
也彼其鴟鵂之作金縢之發大風偃禾之異固班班方
冊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為周

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
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
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
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
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
禮士吏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饑餓告而
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調之而後謝之
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

文詞雄深蓋與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況塲屋
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邸舍益自砥
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為自苦屢迹於丞相之門
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之所迹
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
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
焉玄載拜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李攀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潛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有雀生鱗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轍臺于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禎賀之

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
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
人象且成曹商自歃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癩瘡也
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瘡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尪
爾居徒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
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顛豕視其象不仁也
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
以彈其鼻曰爾赫之于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

急而汰于韓襄王之肘曰蒼也何乃為人所搏不愛輦
突乎乃移使去韓王忍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
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挈狗馬
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
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
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為趙武靈
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胸冠術氏冠
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翺翻黃金師比綬不著紱綴

以絲襪命曰伉王惟肖掩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
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闕然無奈其以淮北之地
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
遇爾為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令
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為朱均者偃聞相
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
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鼙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
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鈎之喙足

以為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
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嗣君命
曰小侯何為遽篠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
求救於魏今其勿令加舄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頽權衡
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
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家出文公之鼎彘椎而輸偃
偃不知也亡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

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鴟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殿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為人也大王象僵于臺下偃曰粹之曰尚佯僵耶昔蕪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鱗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鷩美闕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

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羣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臚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為樗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瘦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雷太宰戴驪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

行王政即身屬橐鞬過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
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侑人鬪而曰我必勝之
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瞞其腹者如爾
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闕弓嚮之二子趨走唐
鞅既自及偃滛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
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
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缺其脛矣而偃者至使人止
偃者曰是其短肩肩何為者哉置之鞅臺之下使以鼻

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擬韓信諭燕書

張居正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

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於後世也往者
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蠱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
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
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人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
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
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弑君
之罪天下豪杰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
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

而自王僕受命徇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
十餘城遂擒夏說闕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
燕路而軍吏皆曰破趙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
用多殺士大夫為也故按兵驛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
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勢鄭伯面縛莊
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為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
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

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
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泝水上夫燕之恃
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號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為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
于足下不可用也為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
于漢僕請為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
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

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
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
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
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屠隆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
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
令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

起介而馳者敵人無當也飛于是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河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隕越于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耻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敵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

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
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讎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
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箕子麥秀之
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
淚之滢滢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
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
慘于中原乎羶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金人之遇相國
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今二帝久辱邊疆也君父

陷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中包
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
飛卮酒飛寧能下嚙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
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
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
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敵陛下何負
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強諫陛下必
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留天壤此萬世一

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為陸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
陸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
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
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
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毋忽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鍾惺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禰衡惋歎彌日何足下高於視衡
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足下或曰此遣之死

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
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
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為衡必有才用智數
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騃耳然
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使為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
日益甚不可瘳孤使笑而哀憐之才士薄祿一至於此
然其山鷄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罹氣介堪重豈有為
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耻之值其跳

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為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霸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下急使其就條縱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駭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矣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亦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念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容置此子

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下急之性
為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
孤有怒且忘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
不然衡有何可忘孤有怒於衡即殺衡耳且殺衡又何
損於孤孤所殺不嘗有十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為
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不聞以為非以為此曹虛名
誑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
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

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
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巽
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宜有又送與他人任其僕僕倦
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衡
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
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
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
莫如備備將雲長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

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人縱之終始
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
之所能取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
敝丈夫舉事從古如此況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
所知聊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
思之孤白

補逸書

唐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

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
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彞訓
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
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
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
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
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
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

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頌繩
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畔而不顛擠者匪我攸聞小
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
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
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
汝衆君子盥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謨為士師其道參

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
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
踈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
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
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
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
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
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

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為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曰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文曰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蓋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龍山文

宋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

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
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右解朝

補王通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
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
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特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
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
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

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璠受禮於河東闕朗受

樂於北平霍伋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
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
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
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
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
任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以具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
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
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
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
而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蘓威好蓄古器通曰昔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

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
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
矣適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
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
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
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
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
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

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
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
正異不害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
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
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
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
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
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

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蕪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

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文象大業十年尚書
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
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
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
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勳勃皆以能文著於
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
奚績焉績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輕矣苟無出而
績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

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

隱逸之闕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
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為監察
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蘓令
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
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
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
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
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

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人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庶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

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

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
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
而信之嚴齊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
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
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
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
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
誠博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

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補張良傳

明何孟春

張良素多病佐漢高祖起沛取天下造謀畫策自其胃臆及入關而病益劇殆鄰於死者有得盧扁之術者聞留侯病乃從代入關以鑿來見留侯延之坐而問之曰良竊仰先生活人多矣其於鑿也何如對曰僕視形知

病因病加劑熱者解之以涼寒者輔之以煖虛者補之
使實滯者導之使通積者化之使消榮衛偏枯者必和
而後己是故弱者可至健瘠者可至充天闕者可至老
壽惟吾藥之所投留侯曰若是乎先生之於醫可謂精
矣良也不幸有病為患於微躬無所奈之今得邂逅先
生吾病其可療乎對曰何不可者曰吾之病凡幾年矣
日食不能進一孟行不及數步而疲夜寢如有驚少立
輒筋骨酸痺每坐見賓至竭力而不克起誤觸風雨則

不怡者旬日良竊自悲此病之為患非細也願因先生
療之當有以謝容曰唯唯侯僕歸敝邑採藥為君療之
留侯曰先生得無少遲乎曰不敢遲明年此時當至矣
留侯泣然出涕淚下交頤曰嗟乎西江之水莫救枯魚
燭籠之珠不照暗室我命在旦夕藥立至猶懼不足以
延其殘喘况明年乎先生所云吾無望矣容於是抵掌
喏然大笑曰嘻僕之見君也豈徒為鑿來哉願獻忠言
效愚計以通於執事耳君知病之為患而垂泣如此然

以僕觀之此不足為君患僕之所以為君患者蓋有大於此矣患有大於此者而君不知省憂則僕謂當明年此時而後暨也何謂遲乎留侯曰良聞之彩鳳護其尾孝士重傷其指矧病為亡人軀命之物而不足以為患則自身外而推之雖泰山崩河海溢日月沉淪天幡而地折吾不以為患矣且吾本微賤而得此功名富貴於平生志願無不滿足尚何為患之有乎客曰君何不諭僕之意也君獨不見夫龜之為物也龜有千歲者其所

處必無底之壑而其遊必九仞之淵也物莫之害所以能引年也使龜如鷄豚焉畜於人之家而食人之食則雖有引年之能而亦不免為人之食矣君家世相韓韓滅君乃奮然崛起誓為故主報讎亡秦敗項而興劉天下聞之高君之義大君之績偉君之為人人傑之稱至見讓于真主君之功名富貴且極矣然僕聞之功名者上之所忌富貴者下之所嫉以一身處乎上下忌嫉之間吾未見其能有全者也方伍子胥之去楚而仕吳也

其心豈在於功名富貴耶求以報父之讎耳然當入郢
之後而猶不去是以卒來宰誣之讒而受刎頸湛身之
禍今君能料諸臣有不為宰誣者乎越王於大夫種親
而兄弟愛而手足脩國治兵使君為霸大夫種固有功
於越矣而越王亦何嘗不厚大夫種哉然種以賜劍死
妻子為戮則以其不能早去故也今君能決主上之不
為越王乎病而死者首領全焉衣衾棺槨如禮擇地而
葬以時而祭子孫爵祿相承延及後世視諸刎頸湛身

妻子為戮者不有間乎今君亦惟患乎處功名富貴之極而不去以來上下之忌嫉失身退之道無先見之明以蹈子胥大夫種之覆轍耳至於病非所以為患也於是留侯稱善客曰君知此則君之病可不事乎療而瘳矣僕之里有三人之楚者各以千金為資或告之曰子行將遇盜矣其一人懼遺其金而去二人者相與笑之迨中途果與盜遇二人被害而一人獨以生還夫是二人者非盜之宿隙而盜殺之者以其金也其一人者亦

非盜之故好而舍之者以其無金也則是一人者又豈
二人者之所得而笑耶僕雖未求其名而品第之而其
人之知與否則即事而可知矣且君之慮于病之為患
也亦惟欲得夫壽而止耳是故世之論壽者必曰喬松
喬松者周之太子也天下亦重矣喬松以為是溷吾之
物委而去之甘心泉石長視千載彼豈假於藥餌然後
延年益壽哉今君誠能聽僕之言拂衣而往若遺金者
之所為而莫之顧恤則上無所用其忌下無所用其嫉

忌嫉不及乎身而優游乎功名富貴之外又何羨于喬
松之壽哉不然僕恐君之所患不在于病而已也商鞅
不聽趙良之言而車裂范雎能納蔡澤之諫而善終於
秦惟君其熟思之留侯力疾起而謝曰良承先生至教
加於樂數等矣敢不受命於是學辟穀導引杜門不出
托之從赤松子遊雖上令自擇齊三萬戶而弗之取也
太史公曰若良者賢矣哉而世儒以黃老議之嗚呼避
害之道貴于無迹我為故主離而出出而大功名富貴

踵之然終非其本心故復有所弗取大人君子何以相
異哉何必言黃老也蕭何逮廷尉韓信黥布三族就夷
而良也超然高舉始終全善出諸公上避害之無迹此
世儒之所謂黃老與然以今觀之當時孰有賢于良者
哉雖然豈惟當時後世孰有賢于良者哉

右補

刪古嶽瀆經

宋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

天姥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勅軒闕不能興禹乃震怒召
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栢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
所射激如橈槍乃縈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兜盧皇威載
揚犁婁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厥形肖蟻
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
之烏木田木田遂藏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
馨如牛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木魁水精洞妖石祥犇
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

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刪古嶽瀆經跋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於古學者也鑄窳器與方乳曲文大禹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

濂志

乾
坤
廣
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八十